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四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明枉凡一十三則

蓋聞羣叔比而周公東。叔向囚而祁奚請。季孫惑志于公伯。魯平止駕于臧倉。自昔聖賢。猶不能無不明之枉。況其他乎。夫興無根之謗。則無兄可以盜嫂。得自約之牗。則束緼可以還婦言

苟易投。則寢郎取通侯之印。慼不易解。則涅背蒙莫須之寃。是知枉由人興。亦以人直。往牒所載。開羣疑而撩虎口者可指數也。嗟夫。千載而下。稱不白之枉者。莫逼孫之謀若也。而當時卒未有白之者。此君子所以致恨于雲蚕之遊。而深嘆釋何之尉為難能也。爰彙明枉

衛尉釋上疑

漢高祖械繫相國蕭何。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

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人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太后明不反

漢文帝時。周勃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國。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

千秋訟子冤

漢田千秋。為高寢郎。令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

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帝大感悟召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漢昭識書詐

漢霍光秉政上官桀與子安等忌之乃與蓋主及桑弘羊通謀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大官先置又擅調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姦臣變候伺光出休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

羊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黨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御史佯失狀

唐李靖爲峻州刺史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御史知其誣請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爲失狀驚懼異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今失狀忤旨幸爲救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京具狀以聞高祖大驚靖得免罪告事者伏誅

剖心明皇嗣

唐安金藏爲太常工人延載初年則天稱制睿宗

號爲皇嗣或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俊臣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惟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仆則天聞之令輿入宮中遣醫人却納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傳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嘆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俊臣停鞫

元忠撫逆謀

庶節愍太子起兵誅武三思時宰相魏元忠潛預其事太子兵敗三思之黨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執奏元忠與太子同謀搆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聽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又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援犯逆不合更授內地官遂左遷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進狀云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久矣請加以嚴

誅中宗謂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按中宗昏主其原元忠之枉數語却又甚明

李勉停不辜

唐李勉遷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爲人父母

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曉飛表上聞曉

遂獲宥

王祐保彥卿

宋王祐遷知制誥戶部員外郎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法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

應龍辨毛隆

宋理宗時劉應龍爲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嘗

務剽掠州民被盜遙呼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於官捕隆誣服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不可未幾眞盜敗應龍由是著名

薩理止捕反

元阿魯渾薩理畏兀人至元中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言之郡縣而言之闕廷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

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微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

士權辨謀逆

國朝天順元年復下徐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爲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輩猶慮其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僞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以貌須者待上之命逮秉彝考訊至

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於途扳士權等俱下錦衣衞獄時掌衞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於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劵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劵露其逆謀之理邪門達不能折

楊瑄直袁彬

天順七年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
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
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横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
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計別是非于御前者惟
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摭彬
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
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
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瑄者憤然為之不平
上疏論之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追問達逼瑄令供李賢主使瑄懼拷死於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扯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瑄亦得免

終

仁獄類編卷之五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平反凡七十三則

夫得情勿喜特叙未遂古聖賢之于獄豈直爲是欿然哉夏以刑者成也刑者平也惟其平雖一成不變可也不惟其平其容以終成乎往牒所載則有回不解之天威蘇已斃之民命拂一

人之私怒肉萬衆之白骨同不以已異不以人反之深文曲致之中而平之槐棘嘉肺之外惟其平也平則可以終成矣嗟夫待反而平未反之前民之望平也久矣其爲不平也亦多矣是故君子議獄樂乎平而不反毋樂乎反而後平爰彙平反

崔篆多平理

漢崔篆王莽時爲建新大尹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煩滿篆垂

湖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椽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刑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象曰郗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寒朗平楚獄

東漢寒朗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詞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

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顓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或有別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

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陛
助國耳。帝曰。誰與共為章。朗曰。臣自知當必族滅。
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
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伯。又
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
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
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
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

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五千餘人忠平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

袁安平濫獄

東漢袁安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伏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

伯餘家

滿寵計釋彪

滿寵仕曹操爲許令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或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拷掠寵一無所報拷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拷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卽日赦出彪初或融聞拷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曹攄辨孝婦

晉曹攄補臨淄縣令。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拷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有冤。更加辨究。遂得情實。時稱其明。

遇我好叅軍

蘇瓊仕北魏時。齊文襄引爲刑獄叅軍。嘗有強盜。長流叅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

家並認識惟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併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至枉死

蘇瓊雪冤枉

蘇瓊遷三公所申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

高防辨幅尺

劉宋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乂爲賊所劫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贓仗已具錄事叅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乂問曰爾家所失衫衿是一端布邪乂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寃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求速斃耳居數日得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頌防之功防遽令止絕爲裂衫帽具酒

食諭遣之

有功明失出

唐徐有功爲左臺侍御史時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㫙鞫之季㫙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季㫙反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司當棄市則天召有功詰之曰卿比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子之小過好生人主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得減死流嶺表

有功坐除名爲民

仁傑密申理

唐狄仁傑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自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囚相與哭祠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

元素白冤獄

唐李元素任侍御史時杜亞爲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於北郊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爲眞上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爲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決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

命元素曰臣未盡辭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辭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眞賊

宋璟宥貸主

唐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案牢械充滿久未决乃命宋璟爲西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幷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人情大同而狂謀卒然非所防億使知而

不假是與爲反代其者亦知何罪之云乎縱數伯人

大敏釋誣告

唐韓休父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禍將不細不可不爲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

張說雪元忠

唐張說爲鳳閣舍人時張易之張昌宗誣魏元忠

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脫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乃貶元忠

柳渾釋瘖奴

唐柳渾為江西察判時僧有夜飲火其廬者反歸罪于瘖奴軍候受僧財不詰而獄具渾白奴寃于觀察使魏少遊促僧訊之僧乃首服

知權明不反

五代時漢唐景思為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

肇遣吏將三十人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寃請詰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篋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理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潁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釋

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按許景思交通者景思奴也而明景思不反者亦景思僕也弘肇始惑于許奴之告而終能釋然于知權之明則亦非徒喜告訐而好殺人者矣

正辭辨誣盜

宋范正辭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

掩捕之恩未至盜遁去正辭卽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尚有餘息正辭卽載歸令醫傅創旣愈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

邵曄不署牘

宋邵曄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怙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刼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

全不聽引道豐等二人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良民深可嘉也

太宗辨誣子

宋太宗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服俄劉死及府中慮囚移司錄司按問頗得其侵誣之狀累月未決府白于上以其毒無顯狀令免死決徙元吉妻張擊登聞鼓

稱冤帝召問張盡得其狀遣中使捕推官吏御史鞫問乃劉有姦狀慚悸成疾懼其子發覺而誣之推官及左右軍巡使等削任降級醫工詐稱被毒劉母弟欺隱王氏財物及推吏受贓者並流海島餘決罰有差司錄主吏賞緡錢賜束帛初元吉之繫左軍巡卒繫縛榜治謂之鼠彈箏極其慘帝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內乃復冤酷如此四方乎

彥博雪降虜

宋文忠烈公彥博轉殿中侍御史時副總管劉平與都監黃德和督師與夏寇戰兵敗德和先逃平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伯口皆械繫詔彥博於河中府置獄鞫治得實德和黨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來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

唐介訊吏誣

宋唐質肅公介爲平江令民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吏屬介訊之無左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從獄別鞫之其寃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亦未嘗自言

劉敞察寃囚

宋劉敞知楊州天長縣令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疑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傅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

親藁間之甲知能爲巳直乃敢以告蓋殺人者官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

胡則恕匿銅

宋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

王衣寬盜匿

宋王衣陞大理寺卿帶御器械王球初爲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

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

程戡辨殺母

宋程戡徙虔州州人有殺母夜置屍他人之門以誣讐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

良肱驗刃傷

宋余良肱爲荆南司理叅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獲真殺人者

仲甫辨劫殺

宋辛仲甫鎭澶淵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曰民有寃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乃白于節制郭崇易吏鞫之乃得實狀

程迥辨囚寃

宋程迥調德興丞盜入縣民齊菊家平素所不快者悉絓逮獄州屬迥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菊訟不已會獲盜寧國菊猶訟還所縱之人迥曰盜

已得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旁使其骨肉何依豈
審冤之道哉

陸佃辨囚誣

宋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殺其兄別誣三人
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
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

吳濛詰倅由

宋吳濛遷大理寺正黄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
上命濛鞫究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

至庭詢竊發之由鬭敵之所遠近時日咸牴牾折之語塞濛止誅其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

宗彥疏失入

宋韓宗彥提點京東京西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决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宗彥往案舉沆復沮止之宗彥乃疏沆于朝抵吏罪

楊汲辨謀殺

宋楊汲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

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姪耳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潯呼兄使勿避何謀若以意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

董槐出誣獄

宋董槐爲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刼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有枉

而擠諸死地以抵于法顧登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守不聽頊之守以憂去楓沁攝通判州事歎曰楠誠枉今不爲出之是無辜矣乃爲翻其詞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楠獄

子秀雪自刼

宋孫子秀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平盜刼吳大椿家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兄子淯爭財自刼其家大椿編置千里外徙黥其臧獲子秀廉得實悉平反之

吳育止捕兵

宋吳育知蔡州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蔡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敢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屠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治兵往人相驚疑請留無往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

希亮察民寃

宋陳希亮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軍子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于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

張洽計倉入

宋張洽攺袁州司理叅軍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家命洽鞫之洽廉知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

銳未可嬰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自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于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改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

李宥申民枉

宋李宥知江陵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申其枉

寇瑊論限赦

宋寇瑊權知開封府民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監司怒曰夫妻齊體奈何毆之死邪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唐震得逸童

宋唐震度宗時知信州有民傭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

劉肅辨囚冤

金刑國公劉肅。嘗爲尚書省內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冤。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爲女共奏辨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

賈鉉原朱篆

金賈鉉字鼎臣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勑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閒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僞造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僞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僞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

袁裕寬役民

元袁裕至元中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忽木釋捕繫

元不忽木至元中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財貨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終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誣嫁禍良善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其實散札兒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

劉正覈盜課

元劉正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使立局考核逋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七十四錠逮繫轉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冤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得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鞫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

孟頫疑誣屍

元趙孟頫同知濟南總管府有元掀兒者役于鹽場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誣告同役者誣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爲神明

里麻罪誣告

元荅里麻改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石不花歹頗著政績同僚忌之誣其與民妻俞氏飲酒荅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歹復還職

師泰白史寃

元貢師泰除紹興路總管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爲史等所刼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海中魚爲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

師泰覆偽鈔

餘姚孫國興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賍而釋之執高乙嚳丙赴有司誣以同造高嘗為姚衍用實非自造孫既舍姚因加罪于高而嚳與孫有隙故遂連之嚳與高未嘗相識也貢師泰時為紹興推官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嚳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伏法

有壬驗真鈔

元許有壬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至江西會

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伯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刖眞爲僞以迎其意莞庫吏摉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眞物也遂釋之

天爵釋疑獄

元蘇天爵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常德民盧甲莫乙江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杖棄譚家溝中

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杖皆無有而譚誣證會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杖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譚已瞽目而謬云曾見一屍爲水所漂去天爵劾其誣語吏曰此疑獄也且不止三年卒釋之

澤民察婦枉

元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姦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爲直之

澤民釋他僧

汪澤民爲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者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他僧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若其捶楚。潛往他僧所。竊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同。結案待決。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伏罪。他僧得釋。

黄溍疏盜籍

元黄溍授寧海縣丞。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謀爲刼

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滑爲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

崔敬獲僞鈔

元崔敬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民李秀以坐造僞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爲造僞鈔者箠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

李秀爲王淵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淵爲眞造僞鈔者。

不花辨殺子

元楊不花。夏國公孕兒只之子。仁宗朝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死。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

視牘出誣盜

元王祖與至治初僉燕南河北肅政廉訪司事錄
大名府廣平囚民有榜笞成獄者凡五人獄詞具
矣州吏抱文書引囚伏庭下請曰某囚有罪律當
某刑祖與徐曰囚實非盜使囚果盜則口詰與吏
牘無異茲覌吏牘皆牽合文深之詞囚何知即脫
囚械而出之浹日得真盜立致長史于理

文原釋誤火

元鄧文原僉江南浙西廉訪時有江陰饑民稱貸
于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燒其屋十二人所

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論文原謂此非其情也時庾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釋之

文原辨右傷

鄧文原延祐中僉江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逃去有追及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訴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何如其長也

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在右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

畊孫釋誣毒

元劉畊孫授瑞州推官宜春李氏子兄沒婦寡利其多貲弗嫁時往父家爲姦私李慚逆以歸途中遇疾寢劇及抵家李亟作食食之已而卒父揚言食中有毒李素懦以貨謝父父指貨爲左驗言于官李竟誣服鞫連逮者咸曰吏持成案至但過書名耳他弗能知也復引媵婢問故對如父言畊孫

問食有餘否婦人終不善許對曰食且半妾與老嫗分食之畊孫抵几曰脫使食有毒嫗輩何以得不死父知情得遂投繯而絕李罪遂釋

伯啓疑無驗

元曹伯啓爲蘭谿主簿尉獲盜三十械繫狥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眞盜尉以是黜

德輝察寃妻

元戶部尚書李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殺巳

者經數獄服詞皆具德輝燭其誣召鞫魏棄擄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姤其女君謂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

思誠辨盜誣

元王思誠順帝至元二年拜監察御史松州官吏誣搆良民以取賂賂懟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遷至三河縣一囚訴不已俾其黨異其處使

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苧之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讐今于手欲補獲功之數實中賊計某贓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失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

劉公察誣殺

國朝劉季篪永樂間任刑部侍郎河陽逆旅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而誤殺趙朱實不知逆旅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拷掠誣服季篪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

緩其獄遣人密察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案得不死　楊州民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柄有鄰家蘇氏私識官捕鞫蘇蘇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備諸極刑竟誣服季篪潛使持刀往察其鄰一童子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

訪實抵誣告

范希正宣德間知曹縣有吉水人客曹誣邑人謀殺其兄認無首屍誣其主獄經十數年不决希正

密遣人往吉水訪其實客遂抵誣

陳智案同舍

陳御史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歿我貧無貲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拷掠誣服公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服罪張生獲釋

禹範疑殺婦

耿清惠公九疇字禹範景泰初爲刑部侍郎勑錄諸郡大辟有婦人來自荀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荀與弟殺婦荀誣服公疑釋荀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仇家也

文肅驗溺死

何文肅公喬新任河南按察使鈞州民趙甲飲陳乙酒乘夜渡河溺死而甲之子訟於官謂乙與甲鬬殺而投諸河乙以煆煉自誣服繫坐數年公讞之曰酒肆民居櫛比使鬬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

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单詞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砂石仵作定爲溺死遂破械出之

董公覈誣妻

董公芳爲大理寺正時山西太原民自政與邑人王選搆怨殺之投屍于河事覺政復誣選妻同謀殺既成獄公疑彼爲夫婦三十年生子十餘人安得有此乃盡拘里鄰質之且以事跡語言反復覈驗始得其情政遂伏辜選妻得免論

陸言申重誣

陸公言攝黃陂令時藩紊某好人人死多不蔽法良民彭鳳等十五人被誣重辟公廉知其枉具申釋之人皆感泣至今誦之不衰

覆勘駁拒捕

潘滋婺源人爲登州推官民趙文昌夜至田中偷豆守者逐捕已離其所因而格鬬更以竊盜拒捕論罪滋覆勘駁之狀稱將李成身穿綿披襖二一件布裙二一腰褌一件剝去彼時係八月十七夜本年

有閏月八月間當如常年七月天氣安得有綿披襖二件且一男子亦無着兩裙之理原案甚枉今止依竊盜得財刺犯右小臂刺字足矣

汝儀辨自衛

謝汝儀嘉靖間官福建按察司副使初晉江巡檢為海盜刼殺追捕不獲所司督責捕盜官員及兵甚急會漳州民陳大淵等操舟往他所販米粟適至其地舟中所置兵仗甚具為防盜也捕盜者見而執之謂前刼殺巡檢即大淵輩官司拷掠備至

皆誣服坐死者十有五人展轉敲朴死囹圄中者已三之一汝儀覆案淵等視成牘嘆曰盜非細犯也斬首非輕刑也大淵等何據而遽坐之盜纍纍就死若曰舟中器仗是盜兵也此中瀕海之民皆以舟爲家誰不設器自衞將何人不可論盜耶彼殺人奪貨者貫入其手委仗於水水濱莫可問人莫敢執矣夫此十數人固可惜且奪民救而授盜資如吾丘壽王所言關係更鉅遂爲平反其獄請于直指使者并宥之而罪妄執者

改案免永戍

先君判鄭州日買蔴大戶孫邦重坐侵加幇銀數若干引例永戍其子生員孫榮昇屢告按院行州查勘俱以成案難于改擬先君適署州篆審曰參照孫邦重承充之始固非尚義以輸勞買蔴之初實先揭本以圖利盖加幇之銀兩雖派豈能即收而納銀之限期緊催亦難久待原領一百八十兩之官銀豈敷二萬一千六百觔之蔴價故一面買蔴一面收銀則所收之銀似難先侵入已而完蔴

在先侵銀在後則所引律例似亦不無有虧爲政徒罪讞之按院顏冲宇公如先君議先大父諱世儒歷知瑞安南康守合州南康志載名宦列傳　昌祚識

仁獄類編卷之五終

仁獄類編卷之六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名義凡三十則

易之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律文亦曰干名犯義夫名則尊卑上下貴賤長少之謂也義則卑不得以踰尊下不得以訕上賤不得以妨貴少不得以凌長之謂也輓近世分義不明交

征成習則有溫會之執鄇田之爭直躬之證不義之侯彼曰我與若等人也此亦曰彼與若等人也寧復知有天澤之不可越哉夫臣訟其君無論所訟之得失便先負訟君之罪子訐其父無論所訐之當否便先負訐父之罪劉單之謂郤至爭田曰此故王官之田也此猶以田事論未及以上下言也如其言使非王官之田則陪臣又可與天子訟乎昔人之論刑曰棐彝曰弼教以若所云是弼不親而棐不遜也安所稱彝

敎哉康誥曰不干我正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其此類之謂乎爰彙名義

晉人歸衞侯

溫之會晉人執衞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

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會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奈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康公訟王田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

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士匄平王訟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

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針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寡君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仲弓罪相殘

漢陳仲弓爲大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訟官寢不問

晉劉惔爲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

蔡郭禁虧敘

劉宋蔡郭爲侍中○建議以爲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敎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

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

僧虬案證母

梁天監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題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稱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瞋目之愧陷親極刑傷和損俗乞鞫不審下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

陽城杖前吏

唐陽城爲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以爲功城立杖殺之

論奴告主罪

唐張鎰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臺貶循州司馬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

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籍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斷决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敎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頃者長安李濟得罪因奴萬年霍晏得罪因婢悖亂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决建中元年詔曰準鬬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縱非叛奴寔姦宄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

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

裴度決家奴

唐裴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撿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撿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尹決殺

公綽免姑罪

唐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張詠抑部校

宋張忠定公詠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幷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具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 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

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

張公理分財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詠挺而遣之後半載詠因過其所居召章弃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貲多少汝又矜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詠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呂端顧取帽

宋呂正惠公端爲開封判官時許王元禧尹開封

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頴
內侍王繼思就鞫於府端方决事徐起候之二使
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
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則罪人矣安可在
堂上對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

中立鞭挾怨

宋何中立改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
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卒可乎中立
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孝壽杖誣僕

宋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效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元豐罪毆兄

宋元豐時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

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爲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爲上請帝曰罪人已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無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殺其兄戕其姪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按葉元之死甚當設其兄姦亂情眞其子何辜卽殺姪強父一節亦足以抵死矣

保子出祭父

宋歐陽守道舉進士吉州里有張某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已地以

分守道聞之嘆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瀆祭而縛之撓楚而奪之勇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

文公治妻姦

宋朱文公爲浙東時民有繼母接腳夫破蕩其家業者其子來訴情甚切文公以委楊敬仲敬仲深以子告母爲疑文公曰父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治其父得不瞑冤乎

賈黯廢不孝

宋賈黯判流內銓時有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入選始去發喪既除服且求磨勘黯曰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卒使坐廢田里

蘇緘杖樊商

宋蘇緘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差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於

州州召責繈繈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

杜杲禁違父

宋杜杲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云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制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忽木駁告主

元時有奴告主者主既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按唐太宗時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不忽木此舉頗得太宗之意

忽木駁證父

元不忽木行中丞事有因證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教化勵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

王約釋射奴

元王約爲刑部尚書時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因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奴即弟之奴況殺之有故立釋之

王約辨匿貲

王約遷禮部尚書時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沒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絶王氏嗣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邪

改前議而斥之

曾翀反妻田

元季木曾翀遷禮部尚書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於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

曾公辨妾子

國朝曾穆為福建僉事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已子許死兄子

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貲妾攜其孤訴於穆穆詰兒子曰妾子非許子爾胡不及許未沒之時言之邪受其貲三之一而又誣其子爲非子盡奪而據之是許之養虎自貽患也立還其妾之子幷貲三之一皆給焉人莫不翕然稱快實錄載民周元文無子以姪繼之晚而妾生子周死姪謬言子非叔子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于羣兒之中歷試諸父老皆指是兒狀類周

妾子斷承業

陳茂烈爲吉安推官有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

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愧服

清惠免斷異

耿清惠公九疇河南盧氏人正統中爲刑部右侍郎有婦誣其夫所司擬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

仁獄類編卷之六終